

【行走记】

## 情系阿掖山

□鲁千煦

那是一个静谧的连太阳西坠的声音都清晰可辨的下午，坐在阿掖山上，晴明的天光将安静的山区过滤出一层温暖的空气，感觉到风，好风如水。

谁也讲不出一座山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——“阿掖”，多好听，恰似一个温柔的女子，或许因其与海相依，“临海雾气常昏如夜”吧。山坡上蒿草青青，黄的野菊花、白的蒲公英、油绿油绿的早莲草、仙鹤草和那么多不知名的野草漫山遍野，展示着生命的盎然。如盖的松林绿波漫卷，阵阵松香沁人心脾，暖风夹杂着松香就那么轻轻地拂过脸庞，让人慵懒欲睡。

小时候每次回姥姥家，舅舅会带我去爬这座山。阿掖山并不高，主峰老爷顶也才不过300多米，主峰南侧便是以“两峰争出，形如笔”而得名的笔山。该山以山石美见长，两峰南有一高二十多米的驼峰石，从山下向上看，像极了一只骆驼引颈长鸣。沿小道爬上南峰顶，便是“鳌头山”，为古代军事的信号台，因山顶有一块如海龟状的巨形怪石而得名。转向峰东侧，有战鼓模样的巨石孤零零地站立着，那就是有名的“飞来石”。绕过主峰到北侧有一洞穴，名曰“陈僧洞”，洞内同时能坐卧十余人。清康熙《安东卫志》载：“陈僧，元代炼丹于阿掖山之洞，后破壁而飞出，今洞以陈僧为名。”我们当地尊陈僧为仙人，所以该洞也称“仙人洞”。再转到主峰东侧，就是建于南宋时期的上寺，也称“观云寺”，可惜毁于战乱，仅存断壁残垣。这院落也是盛产金银花的地方，每逢春夏末初即花海一片。

站在峰顶观日石上，远处风光近在眼前，满眼千变万化的丰饶。极目之处便是海，远望云天一色、光怪陆离，海上更有渔帆点点。

上山是有一条车行路的，但舅舅每次都会早早把车停到山下，带我沿“十八盘”步行而上。“十八盘”其实是用大小不一的石头沿山势铺就的盘山小路，据说拐了整整十八道弯，遂得此名。沿长长的十八盘步步登阶而上，中途总要累得坐下来休息，我们便会拿出随身带的零食来吃。津津有味地享受过美食之后，继续上山，不久便达山顶。

山顶雷达下面有一块宽阔的空地，舅舅说那是他们小时候“打拐子”的好地方，一条腿“金鸡独立”，另一条腿弯折过来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面，双手用力扼住，一场野性的鏖战就开始了。我的童年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，只能想象一下。从这里沿环山小路下行，远远便能望见峰北侧山下的“卧佛院”，又称下寺，它背依龟山，溪水环绕，因寺内原有一尊“檀香木身子、沉香木头”的神灵卧佛而得名，该寺也因此成为名扬一时的古刹。寺前尚存两株千年怀抱三子银杏树，一株需三人合抱，另一株需四人合抱，盛夏季节，绿叶婆娑；天凉金秋，硕果累累。在夜晚的卧佛院，若有幸，还能听得到忽远忽近的口簧轻轻传来，那低迷的喻鸣断续如风，传入我们聆听的单薄的耳朵，恰如消失的一切，消失的记忆和生活。

又想起过世的外公，那时候他经常手拿梭子边织渔网边给我讲听不完的阿掖山故事。

想起阿掖山，各种物像就顺着记忆的光缝樱花一样纷纷散落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【有所思】

## 给予才是真正的得到

□叶倾城

我的一位行将退休的女友，一想到将不再有人需要自己，就心跳加快——她又不打算逼女儿结婚，那么，此后的日子，她将何以寄托？

我推荐她看一本书，叫《外婆出租中》。老太太不是任何人的外婆，事实上，她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随着她越来越老，她发现自己已经被时代甩下。最后她心一横，登广告：外婆出租中。你需要一个嘘寒问暖的外婆吗？你需要一个能对你絮絮叨叨的外婆吗？我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，我没有钱、没有智慧、没有特异功能，但我有的，是需要付出的心意。我把我的爱全都给你，希望你不要嫌它少。

我说：只要你自己希望有用，愿意其他人需要你，你就可以是所有人的“外婆”。真正的孤独是不被需要，而“不愿意被需要”才是现代人的自掘坟墓。

女友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悟。有一天她经过图书馆，忽然发现那里正在招募志愿者——她一生喜欢看书，仅限于此。她喜欢图书馆的窗明几净，从来没想过要为之做些什么。但是，她想起了我的话，于是走到前台，问人家：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可以当志愿者吗？

忽然问她就成了学生，要当志愿者得先培训；她有了同事，一共三十位志愿者；她被拉进了工作群，已经很久了，她进的每一个群都是购物群。她认识了一些新朋友，她没有为他们做什么，只是有一次，有几个年轻学生问长问短，老师让他们写城市的历史，而他们不知道从何开始，只知道到图书馆找资料，但资料是什么？她耐心听完他们的烦恼，带他们去方志的书架。还经常有老人来借书、还书，不懂得使用自助借还机，她压低声音——图书馆不能太吵，在他们耳边一字一句地教，她不是不能一次性替他们完成，但他们不能次次求人……就这样，她突然发现她的人生又多姿多彩起来。

“宅”现在似乎是一个表扬的词汇，许多年轻人骄傲地说自己是宅男或宅女。有一句话很受推崇：我不给其他人添乱，其他人也别给我添乱。这里面有新的价值观：边界感、独善其身。不想被干涉的人，也因此不想干涉他人。或者这里面又有隐约的怨气：在我无助的时候，没人帮助我，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？但其实，帮助人是人的天性。

婴儿是最无助的，饿的时候只能大哭，不能自己觅食；大小便了，只能睡在尿尿里。而同时，婴儿也不能帮助其他人，因为他们太弱小了。也因此，当孩子们略长大一点点，就会很愿意帮助人。还在蹒跚的小毛头，如果大人说“来，帮妈妈拿个梳子”，他们会非常高兴地答应，奔过去找梳子，抱着梳子奔回来给妈妈，为妈妈的表扬，他们乐得给自己拍手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不愿意帮助大人，一个都没见过。

给予是一种定义方式。经过初三的孩子，学过化学，都会发现“用处”是一定会写在物品的定义上。钙令你的骨质健康，铁令你血液里氧气充足。被使用、对社会有所益处，对人类来说，就是世界的定义方式。我们最早学到的，永远都是对生活极有用处的事物，那些冷门的、少见的，可能整个中学阶段都学不到。

物如此，人也如此。我们为何爱我们的爸爸妈妈？因为他们一直在给予。你会喜欢那个下课后还讲题的老师，还是那个对学生不闻不问的老师？

而在用“给予”定义他人之前，要不要先用来定义自己？你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吗？你愿意自己对社会有所裨益吗？你是否像铁、像铜一样，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？像我的女友一样，她以每周两次的付出，让图书馆更美好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光

□雪樱

春天是一点一点到来的，柳梢的鹅黄转绿，花儿的苞蕾打开，迎头兜洒的阳光被大风一吹，匆匆的路人仿佛手里拎着根金线，整个人都如沐天恩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起璐。20年前的那个春天，我读初二，上学、放学路上经常与她同行。她实在太抢眼，浅浅的笑靥勾人心魄，银色的耳钉与众不同，同样是蓝绿相间的肥大校服，穿在她身上却凹出别样韵致。前额挑染过的黄头发，晃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，大领口白衬衣里露出白皙的脖颈，半高跟黑皮鞋，自带几分朋克，让人无法不多看几眼。她比我高一级，正备战中考，每天被题海战术压得喘不过气，上学、放学路上的“海聊”便成了大杂烩：隔夜的影视剧、班里的姐弟恋、明星们的八卦，总能嚼出嘎嘣响的快乐。一阵大风扫荡而过，不禁眯了眼，内心鼓胀起的小帆借势起航，于春光乍泄中爆出情窦初开的粉色秘密。

她总是那么高傲和轻狂，甚至走路时也扬着下巴，不在意旁人的议论和蔑视。放学后她不直接回家，而是径直走向路边的小吃摊，习惯性地用手捋下刘海，朝着一个中年妇女用手比划起来，眉开眼笑，好像告诉她自己考了满分。那是她的母亲，是个哑巴，帮人看摊子、卖蒸包，赚钱贴补家用。她母亲之前我是见过的，小时候坐单位班车去姥姥家，每次都与她同车，她身材中等，微胖，衣着整洁，特别喜欢小孩，哪个孩子她都要过去摸摸头，手指比划几下，脸上堆满笑容，最后伸出大拇指晃动两下，意为赞美。

哑巴的丈夫比她大十多岁的样子，佝偻背，白发多，在西郊一个工厂烧锅炉、看大门。后来，我才知道璐是他们的女儿。他们没有生育，璐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孩子。当时我的吃惊程度不亚于发现什么惊天秘密，璐的同学敏却告诉我，“璐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好像也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但她说了，永远不会离开养父母。”我似乎瞬间理解了璐为什么像个高傲的公主，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抗拒世俗的偏见，彰显自我的个性：生于卑贱，却内心高贵，容不得任何侵犯和践踏，包括对养父母的不敬。毕业后，按部就班地结婚，生子，她没有远嫁，而是与养父母住得很近，只为照顾方便。事实上，她不是学习特别好的孩子，却懂得知恩图报，在她眼中，幸福就是凉白开的味道，没有甜味，却能长长久久。

这个春天，电视剧《人世间》迎来大结局，令我念念不忘的是郑母、郑娟和郑光明，他们就像“神一样”的点晴人物。重读原著，我深受教育。郑娟和盲弟郑光明是郑母收养的，郑娟起初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一个小瞎子捡回家？郑母道：“别说捡，不管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，但人就是不能捡人。

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人，是有罪过的。记住，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，说不定他就是神，装成瞎子的样子，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。如果咱们对他好，那神也会对咱们好。”当郑娟生下与骆士宾的儿子楠楠后，郑母再次说：“孩子只能送人，千万不能卖。”郑母与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一样，代表底层百姓的智慧和悲悯，她留给两个孩子的遗产只有两个字：善良。

还有一处，就是关于周楠。周志刚手把手教会了周秉昆和泥、修墙、补房子，就是让他今后承担起照顾郑娟一家人的重任，再愁再难也得把日子过下去。后来，周秉昆为争夺周楠，失手导致骆士宾摔伤致死，因而入狱服刑，当时正在美国攻读法学博士的周楠并不知道骆士宾已经去世。这里有一处细节，周楠觉得对不起周家，“我已经发誓，在我父亲没有出狱前绝不回国，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。”他上前与姑姑周蓉紧紧拥抱，又说：“我抱着你就像抱住了周家每一位亲人和朋友，你们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宝贵的。他不能给予我你们这样的亲人和朋友。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他所认识的人全是他企图利用或企图利用他的人。他没有亲情，实际上也并不需要亲情，他非要争夺我这个儿子，只不过是想使他的人生看上去更完整。”他请求得到周家人的原谅，并问回国后该如何面对骆士宾，周蓉告诉他：“给予自己生命的人，是对自己有天恩的人。天恩如同日月光辉，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是必须报答的。何况他希望做你的父亲……你回国后，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去看看他，给予他一个儿子对生父的关爱。他就是有什么罪过，不是已经受到惩罚了吗？”

看到这里，仿佛有一束强光穿越而来，把心灵照得光亮如昼：周家的宽容、人心的向善，不仅给了周楠一个完整的家，更多的是教给他做人的道理。所以，当发生枪击案时，他挺身而出救下女同学，自己不幸中枪身亡，这是周家人“义”的基因传承；所以，郑娟去国外接回周楠的骨灰，拒绝了美方10万美元赔偿，这也是周家人的家风使然。

书中说：“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明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！”我们都是光着脚丫、拼命逐光的孩子，只不过，匆忙赶路中，很多人极易无视恩典，眼里只积满怨恨。无论是璐，还是郑娟，都是有福之人，虽然身世不幸，却拥有一个好的归宿——这无生不动地诠释了一个道理：人世间自有真情，万物中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射进来的地方，那是上天的苦心安排。真情永驻，好比春天常在。大步行走在春光明媚的路上，就像有灵魂在歌唱，虚虚实实，记忆闪回，令人精神恍惚。